

容 闳 与 李 鸿 章

刘玉全

晚清洋务名臣李鸿章从 1870 年 9 月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开始接触容闳，并与曾国藩连衔上折，支持容闳挑选聪颖幼童留学美国的教育计划。容闳被朝廷任命为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是曾国藩保荐的，被任命为五品衔出洋肄业局副委员，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连衔保荐的，而容闳后来被保举升衔加级至三品，乃至二品衔补用道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公使，则是李鸿章保荐的。直到 1900 年身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通报香港、澳门总督通缉国事犯容闳，30 年间容闳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见证了洋务派在晚清社会变革中的合作、分化与对立、敌抗的转变过程。

一、为幼童留洋容闳结识李鸿章

李鸿章出生于 1823 年，比容闳年长 5 岁，翰林出身。太平军起义给他一个弃文从武的机会，在与太平军、捻军血与火的拼

杀中，十几年间，由曾国藩的一个军事幕僚而升至直隶总督，充分展示了他过人的政治、军事指挥才能。1870年6月下旬天津教案发生后，时任江苏候补同知的容闳被曾国藩调往天津协同帮忙，而后，朝廷调湖广总督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这已经是1870年9月份了。容闳则乘此机会，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当曾国藩找李鸿章商量时，李鸿章态度坚决，立即表态，支持容闳的选派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曾国藩这才于同治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奏调陈兰彬江南片》中附带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向朝廷提出幼童留洋的建议。请读者记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870年10月10日。

后人评说幼童留洋是早产型的诞生，其实导致曾、李坚决支持这一早产型的诞生，直接原因就是处理天津教案时，英法等列强炮舰退去炮衣，陈兵列舰大沽口，叫嚣随时准备攻打天津，与其说引起清廷朝野震惊，莫若说曾国藩、李鸿章受的刺激最强烈，被列强欺侮的感受最深刻，所以曾、李才冒着被天朝上国的儒林士子唾骂为洋奴、卖国贼的风险，支持容闳的幼童留洋计划，实际上也是早在30年前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落实行动。但在以孔孟理学为核心价值观的封建专制社会，这是冒很大风险的。

曾国藩奏折拜发不久，即回南京任两江总督，容闳回到上海等待消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始终惦记着容闳的幼童留洋

计划，过了两个多月，即 1870 年 12 月 13 日，李鸿章给曾国藩复信，催问幼童留洋一事并建议：“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此事先须议定条款，预算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统筹，若有眉目，请尊处絜敝衙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

¹“才大心细”的李鸿章对朝廷了若指掌，内宫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们不是装糊涂不表态，这事须先商量一个具体的办法来。毕竟曾国藩此时已近 60 岁的年龄，且体弱多病，而李鸿章正值壮年，体格健壮，精力过人，幼童留洋一事，他比曾国藩考虑得细致具体。明确指出，这事不能指望朝廷会主动下旨办理。

曾国藩在接到李鸿章的信函后，于 1871 年 3 月 2 日，在给朝廷上《办理洋务尤与军事相表里须讲求实际》折中再次提醒：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曾于上年九月十六具奏一次，彼来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不久，曾国藩接到朝廷的“照着所请”的回复，立命在上海的容闳速来南京商议。这就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他也很想实现容闳的幼童留洋计划，但他两次向朝廷上折，都是在别的奏折上附带提出来，以试探朝廷的意见，等朝廷明确表态后，他才拟出详细专折拜发。而李鸿章在 1871 年 6 月份则直接以信函的方式给恭亲王奕訢商讨，阐述幼童留洋的重要意义。

容闳到南京后，与曾国藩、陈兰彬等一起商议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计 12 款。曾国藩与李鸿章依据容闳等商

议的 12 款章程，于 1871 年 8 月 18 日首次连衔专折会奏，奏折的格式抬头是：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按我们现在的行文，可以称作题目吧。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概括为四大项：“曰派送学生之数额；曰设立预备学校；曰酬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年限。有种种应办事宜，势不能无办事机关，于是乃有事务所之组织，酌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翻译一人。监督即陈兰彬及予任之。”²就是在这夏天的夏天，驻洋肄业局和出洋预备学校在上海组建并开始运转。

1871 年 8 月 19 日，李鸿章复曾国藩信中又提到：“派幼童往西学习，日内已缮奏否？将来似须酬添八旗子弟，想交议时，总署或有损益。”³曾、李的连衔奏折，两宫太后与同治皇帝批给总理衙门，要总理衙门商议，拿出处理意见。总理衙门大臣经商讨后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提出补充意见：“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海关洋项下指拨”。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于 9 月 5 日上奏两宫太后与皇帝，9 月 9 日，慈禧太后批复“依议钦此”。从曾国藩 1870 年 10 月 10 日上奏折，到 1871 年 9 月 9 日慈禧太后批复，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教育计划才算有了眉目。

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容闳 1870 年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但李鸿章对容闳的名字已是耳熟能详了。1872 年 2 月 27 日，李鸿章与曾国藩再次连衔上呈《幼童出洋事宜折》，对前拟章程作进

一步修订和补充，并推荐“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往花期居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置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密钥”。⁵ 我们通过容闳留洋教育计划的实施，可以看出清廷在处理洋务等重大举措的决策过程与办事程序。1872年5月1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对曾、李的第二次连衔奏折再次奉旨评议，惟独将其所选出洋学生年龄由12岁至20岁改为12岁至16岁，可见，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主张招收年龄小的学生出洋，完全是从学习效果考虑的。而陈兰彬与容闳在以后招收的120名幼童，也是严格按照总理衙门的指示办事的，120名幼童出国时的年龄，最大没有超过16岁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由谁负责出洋肄业局的人选上，李鸿章是力主推荐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为出洋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包括曾国藩在出洋肄业局人选上，与李鸿章是不谋而合。不幸的是，幼童留洋事业刚开了个头，曾国藩就于1872年3月12日与世长辞。从此，容闳与幼童留洋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直接领导，落在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可以说，曾国藩是第一个支持容闳幼童留洋教育计划的，李鸿章薪尽火传，继续支持容闳的幼童留洋计划，这中间李鸿章也曾一度动摇过，但晚清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局面，迫使李鸿章排除干扰，坚决支持幼童留洋计划。这才使留洋幼童在美国坚持留学到第十个年头，培养出了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批杰出的近代化建设人才。应该说是李鸿章成全了容闳挑选幼童留洋的梦想。

二、秘鲁虐待华工案的调查处理

十九世纪初，秘鲁、古巴拐骗、贩卖、残忍虐待华工一案，引起了世界多国的关注与同情。如何处理华工被虐案，不但事涉十多万秘鲁、古巴华工的生死命运，也关涉到清朝政府的尊严与面子。当时的大清虽然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奈大清又是一个弱国，连远在万里之外的弹丸之国秘鲁、古巴，都不把大清当作一回事。1873年10月23日，秘鲁的特使葛尔西耶、副使爱勒莫尔由上海来到天津，蛮横地要李鸿章与之签订通商条约，以使拐骗、贩卖华工合法化。以后多次的谈判中，李鸿章拿出美国公使转送的秘鲁华工诉苦文书，以及日本“玛耶西”⁶号案件，要求互换照会，令秘鲁十多万华工全部召回，今后不准在澳门拐骗华工，并善待保护去秘鲁做工的华人，然后再签订通商条约。葛尔西耶根本不承认虐待华工一事，反而颠倒黑白说“玛耶西”号日本案子，英国领事讯问并无苛待华工；美国公使转送的华工诉状全是空话；口供不足为凭，难禁各国不往招工。非要李鸿章拿出秘鲁虐待华工的证据不可，否则，以撤使动武为要挟。

可怜当时清政府要找一个到秘鲁调查华工被虐待的官员都找不来，李鸿章反复与总理衙门通电函商，明知华工在秘鲁被残忍虐待，却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这件事，耗费李鸿章很大精力。就在这时，容闳从美国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后膛装“格林特”钢炮回到天津，呈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当时不但为秘鲁换

约事不得不与秘鲁特使往返周旋，他内心深处还有一层隐忧，那就是日本借台湾居民戕害琉球难民一案，正准备武力攻打台湾。他于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给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的信中透露了他的隐忧：“昨复接陈主事兰彬自美国来函，谓日本派子弟赴各国学制枪炮，习驾驶轮船等事，其人多强悍之气，且购回后门枪炮甚多，不知其意何居，殊可虑尔。”⁷

容闳从美国带回来的“格林特”火炮，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后膛装钢炮，经试射，火炮性能良好，精准度高，且能连发。李鸿章非常满意，立即汇款 10 万两银子，约合当时的 12 万美元，先购买 50 门，以后需要随时添置。这是历史有记载的容闳与李鸿章第一次见面晤谈。李鸿章对容闳印象非常之好，因为容闳不但带回来当时世界先进的火炮，通过交谈，他才知道容闳不仅精通英语，还懂得西班牙语，且熟知西洋法律。李鸿章立即让容闳参与同秘鲁特使的会谈。24 日，李鸿章与葛尔西耶的谈判，即由容闳陪同。当李鸿章要求葛尔西耶先将秘鲁的 10 多万华工全部送回时，葛尔西耶狡辩说：除华人在秘鲁开铺、住家，自不愿归无庸送回外，其余做工人等合同限期满，即令原主送回。容闳立即驳斥说：“美国向例无立合同说，定年限雇工之事，华民在金山等处佣工，去留自便，美官不能勉强勒掇。即有先立合同者，若不愿当，随时将合同缴销作为废纸，该国亦应照办”。⁸ 葛尔西耶这才同意将来立合约时，这一条可以商办。

十月初四日，李鸿章将他拟定的与秘鲁订约章程 4 款，交予容闳翻译成英文，再与葛尔西耶会晤时交给他，看他有啥反应。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与葛尔西耶会晤的情景。秘鲁专使颜色极和霁，历言华工在秘鲁营业若何发达，秘鲁政府若何优待，工资之厚为中国所绝无。容闳以自己在海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当即揭穿葛尔西耶的巧言花语，严词指出：

贩卖华工，在澳门为一极寻常之事，予已数见不鲜。此多数同胞之受人凌虐，予固常目击其惨状。当其被人拐诱，即被囚室中不令出。及运奴之船至，乃释出驱之登船。登船后即被迫其签字，订做工之约，或赴古巴、或赴秘鲁。抵埠登岸后，列华工于市场，若货物之拍卖，出价高者得之。既被卖去，则对其新主人，再签字另立一合同，订明做工年限。表面上虽曰订年限，实则此限乃永无满期，直欲令华工终身为奴隶而后已。

葛尔西耶看骗不住容闳，只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商议李鸿章拟定的招工章程，对于前三条，葛尔西耶予以认可，但对第四条：以后不准秘鲁在澳门招募华工，运往海外这一款无论如何总不答应。而这一款，恰恰是杜绝今后拐卖华工的关键。容闳据理辩说：

“1855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鼻酸。又某次予在广州时，曾亲获贩“猪仔”之拐匪数人，送之官厅，拘禁狱中，罚其肩荷40磅重木枷两月，亦令其受苦楚也。”⁹ 葛尔西耶自知理短，无以回应，竟然拂袖而去。

李鸿章对容闳这次与葛尔西耶谈判很满意，在给恭亲王奕訢的信中汇报说：“容闳言前与英、法议立招工章程内有此照会，

葛使阳为不知，该员力辩澳门招工之弊，该使似已领会而未置可否，鄙意添出查照海盗例治罪一语。”¹⁰此后，容闳又参加了李鸿章与葛尔西耶的数次谈判，都得到李鸿章的赞赏。但葛尔西耶却坚持要李鸿章拿出秘鲁虐待华工的证据。李鸿章遂安排容闳回美国安置好幼童留洋之事，顺便进入秘鲁秘密调查华工被虐待的证据。

本来李鸿章早就安排在美国的陈兰彬去调查秘鲁、古巴华工案，陈兰彬回信说：古巴等处语言不通，无从着手，须待容纯甫回洋设法辗转密访。陈兰彬虽然是翰林出身，但他对西洋语言文字一窍不通，李鸿章充分理解陈兰彬的苦衷，这才决定让容闳去秘鲁调查。1873年12月10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信中说：“容闳本系送炮位来津，现今搭船由沪回美，并囑于照料出洋幼童之便，改装就近密往秘鲁查访确情以闻，但未便预定期限。”¹¹李鸿章还特别谈到改派容闳去秘鲁调查的原因：

奉使绝域在今日极是难事，中外语言文字，法律风俗迥不相侔，即有品端识正之人贸然远行，格格不入何从下手。况古巴不过查访实据，秘鲁则查而兼办。欲得融洽分明措置妥当者，尤难其人。鸿章反复筹思，秘鲁招去华工粤人居多，先欲通晓华工语言性情，非粤人不可，又欲通晓英文及日斯巴尼亚文字（西班牙），非粤人而游历外洋者不可。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但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必敢与若辈断断争论，其志趣尚知要好，以粤人查办其乡人受苦者，断不至嗫嚅洩淦，致令华人吃亏。是乃用其所长之意。惟此事关系较重，头绪较烦，

一人之耳目心思尚难周，似须酌派一两人会办。如蒙许可，或再由外遴选与容闳素习之员，仰或径由贵衙门选派妥员檄令往办。统候示遵。¹²

容闳是 1873 年 11 月 26 日出发的。关于容闳此行的目的与任务，李鸿章有具体的安排。他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称：“再：前函声称，现已嘱容闳于照料出洋幼童之便，改装密往秘鲁，查访确情，尊处虑及陈、容二员，另有差使，尚有何员，可以管束学生？并询陈主事兰彬，前欲回华，是否别有意见等因。查容委员在津时曾与议明，来春先回抵美国，俟夏间三批学生到洋后，安置各馆，妥帖就绪。该处有中国教习各员照料，可以放心，即于明年秋冬间，改装赴秘鲁，密探情形，不过 3 个月，于学生尚无妨碍，鸿章谆嘱其届时察酌情形，可以去则去，否则缓办。”

¹³ 从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函可以看出，李鸿章这时期更关心幼童在美国的留学的管理，并且倚重容闳。容闳奉李之命，先到上海，正赶上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上海县知县叶廷眷、太古轮船公司经理郑观应等捐款首倡，以官民集资入股形式创立《汇报》，容闳也出资入股，支持《汇报》出版发行。于 1874 年 5 月底从上海乘船出发，并绕道日本，在横滨停留时，侦知日本准备发兵进攻台湾的情报。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论台湾》一信中称：“顷接出洋委员、三品衔候补同知容闳自日本寄与天津洋务委员许铃身函，译呈钧览。所探日本发兵台湾情节与各处新闻纸探报略同。”¹⁴ 容闳还在情报中建议中国应派大员赴日本理论，并派外交人员赴华盛顿，质问美国政府为什么派海军将领李仙得支持日

本发兵台湾。容闳从海外发回的情报，李鸿章都很重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屡屡引用。

到美国后，容闳邀请了好友杜吉尔牧师、凯罗医生一同前往秘鲁调查华工被虐案。有两位美国友人协助，容闳深入到秘鲁北部，在深山、唐寮、鸟粪岛等华工聚居的地方，找到从事开山、种蔗、挖粪等工作的华工开展调查。这里仅摘录一段：

又有督工者身带炮刀，手执皮鞭，紧押相随，如牧羊于旷野，若稍有迟，挥鞭乱打。倘遇身中患病，不独无医调理，且以鞭棍相加，逼工田亩。甚至病难行动，反言懒惰，田土赖以躲避，即将铁索以示借一警百之威。私立刑具于其家中，开言便以畜类相骂，凶如杵杙，故有私逃入山林荒野避苦楚者。若被番人看见捉回，定将皮鞭重打，或数十或数百，打至皮肉浑然，筋骨具见，兼以两脚齐锁，举动不安，欲免其刑，死而后已……

华工在那里被备受凌虐，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投火炉、糖锅自尽，容闳都详细作了记录。为了防止秘鲁使节不承认华工被迫害，容闳采取秘密摄影，作为有力证据，一共拍了 24 幅华工被残虐的照片，附在华工的证词上。“凡华人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藉此摄影，——呈现于世人目中。予摄此影，皆于夜中秘密为之，除此身受其虐之数华工之外，无一人知之者。此数名可怜之华工，亦由予密告之故，私约之来也。秘鲁华工之工厂，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摄影特其一斑尔。有此确凿证据，无论口若悬河，当亦无辩护之余地。”¹⁵

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四日，李鸿章将容闳的《秘鲁华工禀语》、《照录容闳所查华工供词见证》、《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楨禀帖》、《秘鲁京城内面讯各华工供词》等文件转送总理衙门。这些文件对华工在秘鲁所受的虐待，记录得非常详尽，有有名有姓华工的口述，有容闳的调查记录，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当清政府把容闳调查的华工见证供词等文件提交给秘鲁副使爱勒莫尔时，爱勒莫尔不得不承认事实，于（1876年）七月初七回复清政府：俟贵国选派钦差大臣前往本国商办一切，本国当必实力会商华民事宜，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身家资财，无不获全，以符修约及事条所规定的章程，并遵守。现准贵大臣送来华工见证供词一件，本大臣译出转送回国查照办理可也。这份文件中提及的“华工见证供词”就是容闳在秘鲁调查所得的真凭实据，文字记录加24幅照片，铁证如山。秘鲁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善华工在秘鲁的处境，保障华工的人身安全，并邀请清政府派使节监督保护华工的权益。这才有清政府向海外派遣驻外公使的打算。1875年12月10日清政府派陈兰彬、容闳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副公使。这是近代史上清廷对外第一次派遣驻外公使，也是晚清对外交涉少有的一次成功，更成为大清国保护海外侨民利益的良好开端。

1873年容闳回国运回的“格林特”火炮、在横滨送回日本发兵台湾的情报、赴秘鲁的华工调查材料等等。容闳的办事能力与丰富的西方知识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他多次给朝廷上书，举荐容闳，评价颇高。在这期间，容闳的职衔由五品升至三品，

以后也成为清政府派驻海外使领馆官员的惯例，官阶不变，职衔提升。而容闳由三品衔升至二品衔有明确记载。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恭亲王奕訢等奏请派陈兰彬、容闳出使美日秘等国折》中记载：“又查有三品衔同知容闳，于密查秘国华工之役，能殚心竭力，不辞劳瘁，亦应酌予奖励。并据李鸿章称，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勤勉，堪备出使之选。”¹⁶不久，朝廷就任命容闳为二品衔补用道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公使。所谓补用道，就是候补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二品衔相当于现在的享有副部级待遇，在晚清已经进入中高级官阶了。这应该是李鸿章对容闳在秘鲁调查华工被虐案立功的举荐与提拔。而 1878 年李鸿章在保举容增祥、叶源睿的奏折里特别提出，对容闳要“交部从优议叙”。将二品衔的候补道交户部从优议叙，那就意味着凡有道台出缺，容闳应该优先安排，就像后来的袁世凯从朝鲜出使回来，被朝廷任命为浙江温处道。这在晚清，要么需要拿大量银子打点，或者有强有力的人物推荐。

三、在美国肄业局容闳与李鸿章之关系

容闳结束秘鲁华工调查案回到美国驻洋肄业局，是 1874 年的秋冬季节，到 1879 年秋吴嘉善出任肄业局委员这四五年中，是容闳一生中最顺风顺水的幸福时光。1875 年 2 月 11 日容闳与心爱的美国姑娘凯罗护士喜结连理。这一年，容闳 45 岁，凯罗姑娘 24 岁，婚后生育两个儿子。要娶一个美国女孩为终身伴侣，

也是容闳内心深处的一桩心愿。1876年5月，鉴于容闳在中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母校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名誉博士学位。1877年3月，容闳亲手设计建造的肄业局大楼落成，出洋肄业局和100多名幼童乔迁新址，而容闳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关系日趋密切。

1874年秋冬之际，容闳把华工调查材料交给陈兰彬，由于陈兰彬急于回国，朝廷又派四品衔工部主事区谔良接替陈兰彬出任肄业局委员。区谔良虽贵为翰林，但他到美国同陈兰彬一样，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四面漆黑，遇事全靠容闳作主，所以对容闳表面上也很尊重，但他骨子里对容闳在肄业局实行西方化教育管理并不认同，可他又不得不听容闳的。比如申请增加幼童留学经费，申请建造出洋肄业局大楼的经费，率100多幼童到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等等，也正是这时期，包括陈兰彬、区谔良对容闳的言听计从，李鸿章才顺利批了5万两的银子建造肄业局大楼，又顶住“库款日绌，筹划艰难，无可指拨”的压力，于1877年上奏朝廷再给出洋肄业局逐年增加289800两银子，理由是美国物价上涨，“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之计，关系甚大。据报头二批学生一二年间已有可进大书院之童，即应专心研求，以裨实用，断无惜费中止之理。”¹⁷要知道，当时的大清国急需银子的地方很多，左宗棠正在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巨额军饷刻不容缓；为防止日本觊觎台湾，中国刚成立的南北洋水师急需添置铁甲军舰；上海、福州的造船厂更需要大量银钱，在这种情况下，能为肄业局追加二三十万两银子，实在是很难的。

1876年当李鸿章得知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名誉博士的消息时，他马上给陈兰彬回信说：“纯甫函告美国议（书）院公举品学兼优即德大阿佛罗名号等三人，一美国将军沙满，一英国伯爵儿烈，一即纯甫，自谓将来办理交涉事件更可顺手，或则索取款一事彼可办到。”¹⁸李鸿章信中提到的“或则索取款”一事，是指1858年6月《天津条约》中多索赔的45万两银子，这件事也是李鸿章格外上心的事。直到1879年，山西发生大灾荒，容闳在哈特福市组织成立“中国灭灾救济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退还《中美天津条约》多付的赔款，移作山西救灾之用。李鸿章电函陈兰彬：又美国前存赔款盈余本利五十万余元（美元），经绅董呈格兰特移作山西赈需，格君业为批准……如果格君回国后有复任之期，或者不食前言，届时再由执事及纯甫从旁向议院探询，是否可行，伏乞核酌，并转告纯甫切勿动色争论为要。

容闳1864年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国，曾国藩保荐为五品候补同知，到1875年，这十多年间，官阶与职衔都没有升迁，容闳虽然一心想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但他也迫切地想升官晋级。因为在那个时代，你只要是高官，不管办什么事，都容易多了。而由五品候补同知升迁为二品补用道，这在晚清的官场上要迈几道坎。四品以上的道员晚清有明文规定，不准纳捐，潜规则是另外一回事。容闳对李鸿章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为了报答李鸿章，1876年9月容闳与肄业局的中文教习容增祥、翻译叶源睿3人一共捐赠16000多美元，其中容闳1人捐了13000美元，其余3000多美元由容增祥、叶源睿共同捐资，购买了美国

加纳后门钢炮一尊，炮弹 4 万颗，沙布后门步枪 300 杆，格林子弹 50 万粒，还有炮车枪带等件俱全。陆续运送到天津，李鸿章亲自演试，评价说：经臣试射，精坚致远，洵推攻剿利器，惟价值甚昂。李鸿章收到这些精锐的先进武器，自然是非常满意，立即给朝廷上折，保举容增祥、叶源睿升官晋级，因为容闳 1875 年才升为补用道，所以李鸿章恳请朝廷：“俯准将二品顶戴补用道容闳，交部从优叙。”¹⁹ 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备案，优先提拔使用的后备干部。可见这一时期，容闳与李鸿章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密切的。

等到 1878 年夏季，陈兰彬率领一个庞大的使节团赴美国建立公使馆，容闳也常住华盛顿，开始在陈兰彬的直接领导下作外交工作。而容闳与陈兰彬的关系从这时起就不太融洽。《西学东渐记》里容闳抱怨说：“况政府已派陈为公使，则外交事务以陈独挡一面，必能胜任，固无须予之襄助也。”²⁰ 容闳给李鸿章上书，要求辞去驻三国副公使一职，专心在肄业局管理幼童。李鸿章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美国多处城市出现反华排华恶浪，陈兰彬这一次到美国主要任务是给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在美华工的权益，这些艰难的交涉，包括在美国、秘鲁、古巴建领事馆，陈兰彬只能依靠容闳，否则一事无成。所以李鸿章采取的态度是“不准不驳，亦允亦否”仍然任容闳为副公使，对于出洋肄业局，仍有权调度一切。

以后肄业局人事屡有变迁，1878 年区谔良申请调回国内，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上书，推荐容增祥任肄业局委员。容增祥是

随陈兰彬第一批来美国在肄业局任中文教习的，一直是容闳的下属，对容闳表面上非常尊重，所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推荐时说容增祥与容闳非常融洽。但容增祥内心却以陈兰彬的马首是瞻，现在由劳绩逐渐升迁为肄业局委员，容闳仍兼肄业局副局长。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始终认为容闳虽然有办事能力，熟知外交事务，但不能担任一把手，这使容闳很无奈。

1879年4月，容增祥上任不到一个月，父丧丁忧回国。因为事发突然，肄业局120名幼童的管理，只能让容闳暂摄局务。容闳非常愿意摆脱副公使一职，主管肄业局事务，但李鸿章与陈兰彬商量的结果是让翰林出身的吴嘉善，一个60岁的公使馆参赞来接替肄业局委员。早在1878年酝酿容增祥升任肄业局委员之时，容闳就曾经给李鸿章写信，要求辞去肄业局副局长。容闳的原信没有看到，但李鸿章在1878年12月份拟《调区谔良回华折》中透漏了一二：

容闳来函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该局原派总办二员，目下各童已考进书院，事务较少，既有正副两使驻扎美国，就不能置此局于度外，其总办可酌量裁减，俾事权归一，以示责无旁贷。比与陈兰彬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查有升主事内阁中书容增祥，在美经管肄业局，充当教习已阅七年，洋文洋语具有规模，风土人情亦熟悉。陈兰彬等已就近奏调派充驻美参赞。若令兼任管带学生，必可得力。参赞事务稍闲，副使容闳既常驻美京华盛顿，参赞容增祥即可常住哈富，两处铁路相通，轮车往来朝发夕至，哈富有事，容闳可求相帮，华盛顿有事，容增祥可暂去相助，两

人素来称浹恰，自无齟齬之虑。²¹

而容闳曾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过：幼童留学教育计划，我视为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我报效国家的唯一选择。现在肄业局刚发展起来，根基未稳，一旦舍之他去，谁又能像我这样热心为学生谋事，况且我和幼童相处既久，感情之亲犹如父子，我如离去，这些学生不是像孤儿一样失去依靠了吗。可现在容闳竟给李鸿章去信，要辞去肄业局职务。显然容闳是在闹情绪，不惜损乌纱、丢掉心爱的事业。容闳赌气辞职，是表达清政府对他政治上不信任的怨气，这从容闳撰写的自传对陈兰彬、吴嘉善的激烈语言中可以得到旁证，目的其实恰恰相反，是以辞职为接口，希望李鸿章推荐他任肄业局委员。但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禁锢着李鸿章的思维，加上陈兰彬的怂恿，李鸿章最终还是任命吴嘉善为肄业局委员。

吴嘉善是 1879 年冬天出任肄业局委员的，从此，肄业局无宁日矣。吴嘉善本身的顽固正统观念不次于陈兰彬，加上陈兰彬之前给他介绍容闳如何轻视“中学”，一味让幼童注重西学，而幼童在容闳的怂恿下如何离经叛道，无非是脱掉长袍马褂，穿西服，进教堂，随唱诗班歌唱圣歌等等。吴嘉善绝对不能容忍，他把容闳视为阶级敌人，把幼童视为被洋化了的迷途羔羊，一边开始所谓的强力整顿，一边给总理衙门、李鸿章上书，坚持要求提前撤回肄业局。他这么一折腾，国内的顽固派和清流党闻风而动，议论纷纷。就连回国的容增祥也给李鸿章汇报说：“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容闳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既夏令学馆

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为然。”²² 其实，早在区谔良准备回国之时，容增祥就给李鸿章反映幼童在美国洋化，有害无益，要求撤局遣散幼童，但当时区谔良不赞成全部撤回幼童。现在容增祥又当面汇报，再加上国内清流派纷纷责难容闳在肄业局疏于管理，李鸿章不得不采取措施。

陈兰彬 1878 年初到美国上任时，李鸿章就非常担心容闳不能很好地配合陈兰彬，他于 1878 年 9 月 11 日给陈兰彬信中询问：“美国各邦自为风气，其议院人多语杂，交涉各事恐非易办，容纯甫尚能和衷协力否？念念！”²³ 可容闳不明白，陈兰彬虽然顽固保守，胆小怕事，在美国外交能力差，但他背后有李鸿章的信任与支持，李鸿章背后有一个大清政府作后盾。此时容闳与陈兰彬关系已经恶化，他在《西学东渐记》里把陈兰彬描述为十足顽固昏庸的官僚，并不公允全面。李鸿章先是写信告诫容闳，注意对幼童加强中学教育，不得上教堂，信基督，要和陈兰彬、吴嘉善搞好关系。容闳这才知道吴、陈在李鸿章那里告状。容闳不得不给李鸿章写信反映情况。就这样，吴嘉善、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开始了互相告状，窝里斗日益恶化。但容闳并不知道国内顽固派对肄业局的议论已经是很严重了。李鸿章 1879 年 8 月 8 日给陈兰彬的信中口气开始严厉起来：

幼童出洋一事，糜费兹弊，终鲜实效，中国士夫议论纷纷。近接劻刚²⁴ 来信，既以船政学生赴英、法无大益处，即赴美生徒亦未必大有成就，自必确有见闻。若任事诸君再各存私见，未能认真撙节经理，因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而鄙人与执事亦必大干

物议，是以前次濒行时再四谆托，期以善始图成。兹接海峰函，深为焦虑。台端身分事冗，虽难遥制，望于用人一道倍加审慎，并随时查访整顿，加函劝诫，是为至幸。²⁵

认真读一遍李鸿章的这封信，一眼就可以看出，李鸿章一是希望陈兰彬在肄业局用人上小心谨慎，二是希望劝说容闳不要固执，要加强对幼童的中学教育。李鸿章已经感觉到压力了，对肄业局的整顿，寄希望于陈兰彬。曾纪泽本来就不赞成向西方派留学生，1879年夏天，陈兰彬曾携吴嘉善到欧洲拜会过驻英公使曾纪泽，交换对肄业局的看法，对容闳自然不添好言。而国内“士夫的议论纷纷”主要有两点：一是出洋肄业局花费太大。晚清一个七品县令户部发给的年薪是45两银子，可一个幼童在美国留学，每年花费得400两银子，还不算往来车船费及其他杂费开销，一个幼童留学生每年花费将近县令的10倍，就这，还需要逐年再追加经费，国内的顽固派、清流党他们不理解，心理不平衡，所以顽固派攻击幼童留洋是浪费朝廷的银子；二是容闳在肄业局实行西方化的教育管理模式，无非就是入乡随俗，脱去长袍马褂在美国上体育课，幼童随美国家长上教堂、做礼拜等等。这在容闳看来是入乡随俗的生活小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我们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当年的事件，所得的结论自然是认为陈兰彬、吴嘉善和国内的顽固派、清流党简直是小题大作，是破坏留学事业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也回到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中去，试想，清廷在开国之初就定下治国纲领：骑射者，开国之基也，服制者，治国之经也。男

人留辫子，更是你忠于不忠于大清的重要标志。衣服颜色，是严格的等级标志，黄色只能是皇室专用，大红色是一品官的标志。可以说，长袍、马褂、辫子，就是那个年代最紧要的政治。所以，洋务派总结出来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容闳从小就脱离这种文化氛围，脑海里当然没有那些束缚。李鸿章每每批评容闳“不甚识大体”，就是指他脑子里缺少封建政治文化这根弦。以李鸿章那样丰富的阅人经历，他的评价是有他的标准的。

李鸿章为了平息国内外对肄业局的议论，决定将容闳调离肄业局，常驻华盛顿，专管外交事务，让吴嘉善放手整顿肄业局。可惜容闳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给李鸿章写的信现在没有看到，但《西学东渐记》里他写道“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是生活琐事；而他对陈兰彬、吴嘉善的攻击是很不理智的，缺乏说服力。说到底，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不同，引发的争辩与斗争。其实容闳是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作斗争，和一个强大的顽固势力作斗争，肄业局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就不可避免了。

李鸿章这个人，听惯了顽固派与清流党的指责与谩骂，他并不在乎“士夫的议论纷纷”，但对于曾纪泽的批评他倒是很在意。因为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常年在海外担任公使，人称“绝域使才”，精通洋务。清政府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对曾纪泽都非常信任、倚重，所以李鸿章在1879年8月25日给驻英公使曾纪

泽回信质问他：

幼丹²⁶ 建言，仍需续派肄习，来谕此举无大益处，目击情形，想必确有所见。请详申其义，俾共晓。然闻日本屡派幼弁，分班往学，并选请兵官回国教练。西人皆称东洋法较强于我，其信然耶？赴美学生议者皆归咎容纯甫，与美素习，若早改赴英、德，费省而实效可收确否？²⁷

信的语气明显是质问、教训曾纪泽，目的是让曾纪泽不要在幼童留学美国一事上搅混水，并为容闳开脱，且拿日本不停地向欧美派遣青少年学习西方的军事管理，以说服曾纪泽。日本明治维新后提出“和魂洋才”的人才标准。早在1872年2月，就派出了56名幼童赴美国留学，也是在哈特福市附近，并且还有5名女童。到1874年日本约有586名西洋留学生，其中美国留学生223名，其余在欧洲留学。而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向欧洲派遣一个留学生，中国派往美国的留学生才90名。

十九世纪日本开始向西方开放并借鉴其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不少学者把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作比较，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阻力哪么小，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举步维艰，进一步，退两步，同是亚洲国家，同在美国哈特福市留学，日本不及中国一个省大，但派出的留学生却比中国多两倍，并且日本坚持到底，中国中途撤退。由此可见，中国封建文化反倒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沉重负担。所以洋务运动失败不奇怪，幼童留洋以悲剧而结束是顽固派折腾的结果。等到戊戌变法时，朝野上下，包括康梁等都提出要学习东洋的变法改革，但慈禧太前一巴掌将维新变法拍得

粉身碎骨。当清政府这座风雨飘摇的破败大厦摇摇欲坠时，1901年才被迫推出“清末新政”，已经是二月黄花。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掀起一股以批孔为主要内容，清算封建文化的运动，是有其内在动因的。

顽固派对肄业局的轮番攻击并没有停止。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上了一道奏折，弹劾出洋肄业局，主要内容如下：至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该局帮办翻译黄姓，久为教徒，暗诱各生进教，偕如礼拜堂中。总办区性，日吸洋烟，恋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纵到亦逾刻即行，绝口不言局事。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是闽局之废弛如此，洋局之废弛如彼，该学生或习为游戏，或留为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并请旨饬下南北洋大臣，转饬确查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其入教各生，一并撤令回华，免兹流弊。²⁸

过去“士夫议论纷纷”，现在有监察御史正式向朝廷上折弹劾肄业局，总理衙门立即奉旨作出回应，要求驻美公使陈兰彬彻查汇报。陈兰彬于1881年3月5日的奏折汇报：首先说明委员区谔良去年已经调回国内，在肄业局时，确实有姬妾两人另馆居住，（这在晚清官员中很普通，不受道德谴责与法律约束）。至于他是否吸食洋烟，我没有亲眼看见。反映他十天半月不到肄业局来，并非空穴来风云云。明显是混沌语，不愿得罪区谔良。并汇报公使馆黄胜，容闳想让他任肄业局副局长，但他“洋习”太重，

我已经把他调往华盛顿当翻译。继而又说道，现任的肄业局委员吴嘉善与中文教习，都不崇尚洋教，检查出有问题的学生，都已陆续遣送回华，决不姑息纵容。陈兰彬无非是表白自己整顿有功，至于肄业局是撤是留，陈兰彬上边推给南北洋大臣酌定，下边卸给吴嘉善还没有确定如何撤局，而他自己的意见则是倾向吴嘉善把幼童撤回国内的主张。

李鸿章对于幼童留洋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又多次发电报给陈兰彬、吴嘉善，希望他们和衷共济，把肄业局管理好，让幼童在美国坚持学习。对容闳，李鸿章也多次写信劝告：迩年以来颇有议纯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诚勉，不啻者再三。并嘱咐容闳“勿固执己见”。李鸿章此时对容闳仍是劝诫勉励为主，他明白，不管是幼童在美国留洋考学，还是与美国各种外交上的交涉，都离不开容闳。他也清楚，容闳与陈兰彬两人矛盾由来已久，虽然他认为陈兰彬忠诚可靠，但谨小慎微、怕担责任是陈兰彬一大弱点。应该说李鸿章对肄业局人事上的矛盾纠纷与存在的问题，看的比较清晰，判断比较准确。仔细阅读李鸿章 1881 年 3 月 22 日给总理衙门写的《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留折》一文中，明显感觉到李鸿章在竭尽全力协调容闳与吴嘉善、陈兰彬的矛盾，并倾向吴嘉善先撤回一部分幼童，供国内电报事业急需。考进大学的，交公使馆代管，等毕业再回华。陈兰彬看到李鸿章的意见后，最害怕的就是让考进大学的幼童交给公使馆代管，一是考进大学的幼童不好管理，二是有容闳在，处处掣肘，三是幼童全部大学毕业还得好几年，说不了自己这把老骨头就得

搭进去。所以陈兰彬赶紧给总理衙门上书，恭亲王奕訢最终听取了陈兰彬的意见，“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早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²⁹ 接下来，就是肄业局剩下的近百十名幼童如何安全稳妥地撤回国内了。

容闳得知准确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采取两个行动，试图挽救。一是活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起恳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给李鸿章写信，劝说让幼童继续坚持下去，二是动员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十几所大学校长给总理衙门写信，反映幼童在美国的学业情况良好，希望清政府不要中途撤局，让幼童学业完成后再回国效力。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依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当时李鸿章挽留幼童在美国继续留学问题上，他寄希望于容闳，并要求陈兰彬、吴嘉善在幼童撤回问题上征求容闳的意见，但陈、吴此时在美国根本不理睬容闳。容闳一味作美国上层人氏的工作，希望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李鸿章没有得到容闳在撤回问题上的意见，以至于后来容闳与李鸿章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容闳以为李鸿章也同意撤回幼童，既然撤局是朝廷下的圣旨，他只能按朝廷的圣旨去执行。而李鸿章则抱怨容闳不采取措施，挽留幼童在美国完成学业。直到容闳护送最后一批幼童回到国内，拜见李鸿章时，两人直接交换意见，李鸿章反而诘问容闳：“汝亦何任学生归国乎？”³⁰ 容闳回答：“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

捕而戮之。”³¹ 李鸿章则回答：“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³² 容闳回道：“当日此举，总督既没有反对之表示，予身居四万五千里之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设总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当谨遵意旨，惜当日未奉此训示耳。”³³ 李鸿章怒形于色，忿然曰：“予已知此事之戎首为谁矣。”³⁴ 其实李鸿章这个颇有心思的老官僚他非常清楚，撤回幼童根本是容闳阻挡不住的，但他却把责任推到容闳身上，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容闳性格耿直，不懂潜规则，当面顶撞李鸿章不给他明确指示。李鸿章与容闳在这一问题上的嫌隙已经造成。

容闳回到北京述职完毕后在北京盘桓 3 个多月，遍谒恭亲王等朝中权贵，但朝廷既不安排工作，更不要说职务升迁了。按当年李鸿章制定的出洋章程，凡出洋人员回国，按功绩大小再保荐朝廷，赏给功名。连监察御史弹劾奏折中直接点名的区谔良，都安排到工部当他的主事去了，陈兰彬更升任为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总理衙门大臣，吴嘉善也由李鸿章 1881 年 12 月 17 日保荐为四品顶戴江苏试用，唯独对容闳却不管不问。容闳无奈，返回上海闲居，看看没有一点希望，只好回美国与妻儿团聚去了。

四、分道扬镳

从容闳黯然回国到尴尬出局，可以看出，从李鸿章到清政府，对肄业局提前撤局，留学生中途辍学的原因归咎为容闳疏于管理

造成的，而真正鼓动提前撤局的陈兰彬、吴嘉善等却纷纷升官晋级，容闳虽然愤懑不已，但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他在美国看到清政府海陆两军节节败退，异常焦急。根据当时美国报刊上的报道和国内亲友的通信，容闳拟定了上下两策抗战条陈，呈递给主战派张之洞。《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撤掉直隶总督职务，仅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在总署当差。容闳怀揣着建立大清户部银行和津镇铁路的计划，来到北京，通过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将他的建立银行、修筑津镇铁路计划呈送给户部尚书翁同和。

李鸿章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居住在贤良寺，在总理衙门上行走，虽然手中没有权柄，但他仍然积极行走，凡朝廷交给总理衙门的事务，他不失时机地插手过问，以显示他的存在。当盛宣怀同时提出创办大清银行时，李鸿章毫不犹豫地支持盛宣怀，倒是容闳的津镇铁路计划，李鸿章实实在在给予容闳以有力的支持，终于帮助容闳获得总理衙门颁发的修筑津镇铁路关防大印。但由于德国的干涉，津镇铁路不得经过山东，总理衙门迫于德国的压力，又改变路线，并限容闳在6个月内筹足修建铁路的资本。容闳本来是计划在美国招股集资，但6个月无论如何也难以筹足资金，终使容闳的津镇铁路计划功败垂成。这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借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来到北京上书朝廷，呼吁积极变法、御侮自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容闳在北京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参与康梁的变法活动。李鸿章虽然也明白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挽

救时局的有效良方，但他始终精诚效忠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心怀不满，对康梁冷眼相看，但却不时利用容闳向英美筹措借款。据《张荫桓日记》记载，1898年7月31日，在百日维新的紧张时刻，李鸿章曾经去看望病中的张荫桓。张荫桓谈到财政巨额亏空，而意外开支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李鸿章说：近来容闳已经和英国汇丰银行协商，筹借汇丰银行的款项，英国公使已经发来文件，还和美国银行商量借款，美国公使也发来了文件。德国公使听说后，也同意借给款项，已经谢绝。

这说明在戊戌变法的日子里，容闳仍然关心大清的财政困难，利用他的影响，积极想办法解决，并与李鸿章往来沟通。但年轻幼稚的光绪帝，在9月初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之后，没过几天，光绪帝突然下诏，又将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李鸿章革职。李鸿章更加清闲，居住在贤良寺，乐得坐山观虎斗。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到前台，频频召见李鸿章，于1899年12月19日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李鸿章1900年1月赴两广上任时，容闳已被清廷下旨革职拿问，仓皇流亡到上海与唐才常、严复、章太炎等维新志士商量如何联合起来，拥护光绪，反对慈禧太后专政，并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秘密联系。康有为正在海外策划庚子勤王起义与两广武装起义，容闳始终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

以戊戌政变为标志，洋务派迅速分化组合，像张荫桓、黄遵宪、容闳等同情、支持维新变法的一派，或沦为阶下囚，或逃亡躲避、或革职拿问，而像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则依附于慈禧太后

统治集团，对维新派大加笞罚，容闳与李鸿章的关系终于转化为激烈对抗的敌对关系。1900年春夏之交，正值北方义和团蓬勃发展，涌入北京之际，慈禧太后玩弄一石二鸟的伎俩。诱使义和团进攻西方多国驻华使馆，使之两败俱伤，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面对庚子年鱼烂陆沉的社会局势，他竭力维护顽固腐败的慈禧太后统治集团，与张之洞发起“东南互保”运动，坐观局势变化，并导演出一幕宣布广东独立，以诱捕革命党人孙中山的阴谋连环剧。孙中山是何等英雄人物，此时正在策划惠州军事起义，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仅派助手宫崎滔天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赴广州一探究竟。李鸿章不久就接到清廷谕旨，命其北上担任清廷全权议和大臣。诱捕孙中山不成，广东独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孙中山却没有放弃在广州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在李鸿章离开广州后致信刘学询：“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³⁵在这封信中，孙中山特别提到广东成立政府后，外交活动由容闳和何启担任。

几乎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策划的庚子勤王起义惨遭失败，唐才常等庚子勤王起义的直接领导者，被张之洞残忍杀害。容闳因参与庚子勤王起义，逃亡海外。李鸿章电示清驻英公使罗丰祿：“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³⁶李鸿章命令罗

丰禄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容闳。值此，李鸿章与容闳的关系彻底决裂。在李鸿章、张之洞的密查与追捕下，容闳在澳门不能立足，于1902年5月再次远航美国定居。容闳回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晚年在撰写的《西学东渐记》中，评价李鸿章：“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鲁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之忠诚与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³⁷公允的说，容闳对李鸿章的评价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但指出李鸿章特别喜好听别人赞誉自己，是非常准确传神的。可惜李鸿章1901年9月代替慈禧太后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招来世人唾骂：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李鸿章为清政府效尽最后一丝愚忠，这位一生最爱听别人赞誉自己的“裱糊将”，于1901年11月7日在万人唾骂声中呕血而亡。这正应验了容闳的评价：其政治品格与行事为人，不可与曾国藩同日而语。容闳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与时俱进，勇于蜕变为维新派参与维新变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晚年继续紧追时代潮流，在美国脱离康梁保皇党，毅然决然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为革命党筹措国内武装起义经费不遗余力，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永垂青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函邀请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然而容闳此时已经病倒在床，于1912年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

- 1、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 3458 页。
- 2、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第 153 页。
- 3、 4 转引自石霓《容闳自传》百家出版社，第 187 页。
- 5、 转引自石霓《容闳自传》百家出版社，第 195 页。
- 6、 1872 年 5 月 28 日，秘鲁轮船“玛耶西”号自澳门拐运华工 228 人赴秘，途次停泊日本横滨港口，船上华工不堪虐待，其中一名逃到英轮“铁公爵”号求援，船长把他送进英国驻日使馆，使馆代办华生照会日本政府请予以保护。秘鲁船长出面交涉的结果是，领回逃走的华工，并对华工施予严刑，华工哭声震天，远达“铁公爵”号，英国代办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加紧彻查。7 月 14 日，日本官员登船传讯华工，得知他们是被拐骗迫签契约的“猪仔”，当即扣留“玛耶西”号，并将全部华工叫日本法庭办理，判处结果是悉数送回中国。
- 7、《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088、4101 页
- 8、《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01 页。
- 9、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第 157 页。
- 10、《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03 页、
- 11、 12、《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03 页、
- 13、 14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08 页、4122 页。
- 15、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第 159 页。
- 16、 转引自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304 页。
- 17、《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61 页。
- 18、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69 页。

- 19、《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页
- 20、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61页。
- 21、《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6页
- 22、23《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4页。
- 24、劄刚：曾纪泽，字劄刚，曾国藩的长子，此时正在英国出任公使。
- 25、《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5页。
- 26、幼丹，沈葆楨，字幼丹，此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支持向西方派留学生学习海军训练。
- 27、《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9页。
- 28、转引自石霓《容闳自传》，第243页。
- 29、转引自石霓《容闳自传》，第257页。
- 30、31、32、33、34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69页。
- 35、冯自由《革命逸史》网络版
- 36、转引自桑兵《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王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 37、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55页。